

祂賜给我们故事

原著 理查德 L. 伯瑞特 **Richard L. Pratt**

翻译 苏迪，孙为鲲

编辑 陈彪

引言

解释的三个过程

几年前我有幸参与了一个考古学项目，在这个项目中，首先是我的教授投入数月时间采掘古代的陶器和工具，然后一丝不苟地将它们分类再运回美国，大约一年以后这些箱子才到达博物馆。接下来我和其他的学生协助教授把这些考古发现的文物拼接在一起。

那次考古非常成功，要归功于许多因素的合力影响。考古队在采掘开始之前很早就在做准备，将每个细节都计划到位，但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队员们在烈日之下工作了好几周，挖开泥沙，对任何一个小碎片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采掘工作本身已经非常辛苦，但装箱运输几乎一样艰难。政府官员要检查所有的货运箱子，航运公司也并不可靠。

对于我们这些充满期盼要成为考古学家的人，在这个项目中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考古项目的成功取决于之前细致的准备，现场努力的工作，以及将所采掘到的成果安全地运输回国。如果你忽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项目就没法完成。

在本书中，我们将深入研究旧约叙事的古代文本，如同考古一样，我们也需要为这项工作细致筹划，在古代世界的处境中研究旧约，并将研究的结论应用到当今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忽略其中任何一步，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研究工作就没有完成。

要完成这些步骤，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释经学（hermeneutics），这是一门研究各种释经方法的学科。我们将谈到诠释旧约叙事的三个重要方面：*预备*，*研讨*，和*应用*（见图1）。这些步骤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在方方面面都是相互依赖的，并且任何一个步骤对于认识旧约叙事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本章中我们将针对这几个方面作一些导入性的分享。

预备： 圣灵——通过/不借助/超越/相反于——人的研究

研讨： 作者——有机的启示——文本——约定俗成的语言——受众——适应需要

应用： 古代世界——释经学的桥梁——当代世界

图1 解释的三种过程

预备

第一个释经步骤就是预备，即在解释旧约叙事之前做准备，当我们开始这一工作时，将会有许多问题浮现出来，其中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人的旧约研究中与圣灵之间的关系。

我有一个朋友，他打算在弗蒙特州的山里给自己建一座小屋。他计划在两周的假期中完成，于是他把车床、电锯、钻床以及其他的工具装车运至施工现场。然而当到达山上时他才发现那里没有电源。他因此什么也做不了，那些本领高强的工具一下成了摆设，于是他只好靠钓鱼打发时间。

当我们预备读旧约中的叙事时，要意识到解释这些经文既需要工具也需要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有能力，所有的工具都毫无用处；同样，离开工具，能力也无法发挥。

什么是释经学的工具？什么是能力？释经学工具是我们进入解释过程的各种知识和技巧，释经学的能力来自圣灵。圣灵是神，他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教导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常常在解释新约时忘记我们既需要属人的工具，也需要属神的能力来解释旧约的叙事。而现实中，释经不是过分依赖前者，就是过分依赖后者。

过分强调圣灵

平信徒通常强调圣灵的工作，而忽略人细致的研究，他们常引用保罗的话，“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2:11）。既然有圣灵作我们的教师，这些信徒就以全然地寻求圣灵的引导来预备释经了。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交谈，他刚分享了雅各梦见天梯的这段旧约叙事（创28:10-22）。他的大部分讲解都很有益处，但当他提到雅各的梯子代表着“我们通过勤奋的路径来接近神”时，我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并建议他要更细致地研究经文。我的理由是“梯子是神恩典的象征，因为是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而不是雅各。”在我看来这一点差别是很明显的，然而对方却不同意，并坚决反对我的观点，这令我非常诧异。他说道，“你错了，这段经文的意义是圣灵亲自教导我的，我因此有充分的把握！”之后再讨论和经文的观察都不能让他改变观点，他按着自以为是的属灵亮光而拒绝了对经文细致的研究。

并非所有的平信徒在释经时都会如此极端，但他们当中确实有许多人觉得对圣经的学术研究没有多大必要，他们说，“理解圣经是一件属灵的事，如果我们依赖圣灵，正规学术研究的训练实在没有什么必要。”什么原因使基督徒产生了这种观点？为什么他们会忽略释经之前

的严谨预备？大致而言这一倾向的产生是由于混淆了圣灵默示（inspiration）的工作与圣灵光照（illumination）的工作。

默示

许多基督徒认为圣经既由圣灵默示出来，人们对其就没有必要再加以研究。圣灵是启示者（赛61:1-4）和默示的源头（林前2:9-10；提后3:16）。圣灵以其智慧默示了旧约所有的叙事，以致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阅读就能掌握许多信息，这样形成的理解对“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都一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明白救恩的中心信息，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圣经的明晰性（clarity）也反映在其他的教导中，比如我们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扫罗恨大卫（撒上18:7-12），而路得爱拿俄米（得1:8-18）。

如果只看到默示的这一层面，我们或许会认为对圣经严谨的研究没有必要，然而圣灵也定意让我们通过详尽的研究来明白圣经。比如，耶稣有意使用晦涩的比喻（太13:10-13），彼得评论说保罗所写的一些事是“难明白的”（彼后3:15-16）。与之类似，大部分的旧约叙事是我们很难明白的：为何以色列的收生婆对法老撒谎却蒙福（出1:15-21）？我们如何调和创世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关于创造的记载？我们应如何平衡列王纪和历代志中的平行经文？这类问题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旧约的叙事我们读得越多，就越发看到“圣经中所记的一切不都是一样地容易明白。”

圣灵在圣经中设置的困难反映了进行严肃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尽管圣经有许多内容是明晰的，圣灵仍挑战我们，圣经部分的信息是神定意让我们通过努力研究才能明白的。

光照

也有一些基督徒因为误解了圣灵的光照而忽略人的研究。除了通过圣经客观的默示外，圣灵也赐给我们主观的亮光使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信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只可能停留在无知的黑暗中，圣灵的这一工作对释经学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约翰欧文（John Owen）提醒我们的：

关于圣经中神的心意，我们之所以能获得恰当知识和理解的首要有效原因...单单在于神的圣灵，因为正是神的灵在人心中特别的工作，将属灵的智慧、亮光和理解赐给人，这些对他们正确地分辨和领悟神在他话语中的心思是无法替代的。（着重另加）

简而言之，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可以领悟、使用圣经上的话（罗8:14-17；林前2:10-16；帖前1:5；2:13；约壹2:27；5:7-9）。离开了圣灵的光照我们为诠释圣经而投入的一切努力便毫无果效。

但圣灵的光照并不与人的研究相抵触，圣灵并不是某种法宝，可以让人在释经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圣灵不会神奇地赐给我们完全的见解，以至于让一切严谨的研究失去必要性；相反，圣灵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光照。我们是有罪而有限的人，我们的知识不可能完全，这就为进深的学习留下了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要依赖圣灵对旧约叙事的默示，以及他对我们的光照，但圣灵的默示和光照仍要求我们在释经时投入大量的努力。

过分强调研究

平信徒通常忽略正规的研究，圣经学者却容易把希望寄托在人的深入研究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用保罗对提摩太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求支撑，“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依照这种观点，释经的预备等同于储备知识和解经技巧的弹药库，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努力实际上取代了寻求圣灵的帮助。

圣经评鉴专业的学者通常认为释经完全是人的工作，正确的理解取决于学术研究而不是圣灵。在他们眼中，思想简单的平信徒根本不可能深入地理解圣经。一个知识分子的祭司阶层领导着圣经评鉴学派的释经学，这种“专家论调”几乎无一例外地有意识排除对圣灵的关注。

在福音派基督教学者中，这种倾向也很明显。虽然在他们的神学中为圣灵亲自的工作仍留有一席之地，但他们很少在释经时一致地阐发这一信念。圣灵被忽略的程度从他们释经学著作罕有提及圣灵的作法中就可见一斑。有些早期的著作多少还要提到圣灵，但大多数当代福音派的作品几乎完全避开这一话题。据我所知，对此关于圣灵采用相当篇幅论述的著作，最近的一部都要追溯到三百年前的约翰欧文（1616-1683）。

忽略圣灵的后果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不论我们口头上说什么，实际上福音派基督徒常常把释经的预备看为知识和技巧的获取，对于神话语的认识，我们更多是寄希望于我们的能力，而不是圣灵亲自的工作。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圣灵到如此地步？这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假定圣灵只能通过严谨的研究才能教导我们，人的努力经常被过分地强调。提瑟顿（A. Thiselton）的话给这种观念作了总

结，“可以说圣灵是通过人理解的程度来工作的，其方式有可能就是通过释经学命题下的观念交锋...”这一观点一般而言没错，但它在指出圣灵教导神子民的方式上却过于片面了。

圣灵常常通过（through）人的研究而工作，因此我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明白旧约。但圣灵的工作也可以不借助（without），超越（beyond），甚至相反于（against）我们释经的努力。

不借助

我们时不时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虽然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或严谨的反思，然而圣灵却赐下一段经文的亮光。有时未受训练释经者的看见可能比任何由学术研究得来的看法更深入。为什么？因为圣灵有时并不借助学术研究的有限手段。

超越

直觉的洞见往往也会超越人努力研究的结论。牧师在繁忙的服事中常会经历到圣灵的这一工作，有时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来研读那些必读的资料，但他们未充分准备的讲道往往实际上比他们花时间预备的讲道更有深度。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有限的努力被圣灵的工作所覆盖。这种祝福不应成为信徒忽略研读的借口，然而认识到这种圣灵赐下亮光，超越我们研究所能达到的果效，实在是我们的安慰。

相反

圣灵的工作也可以完全相反于我们的努力。有些基督徒本意良好，但见识不足，他们常常用圣经来支持一些错误的前设。这些偏见使我们思路不清，对我们准确的理解造成了阻碍。有时圣灵的工作相反于这些倾向，即便我们对真理有扭曲的认识，他还赐给我们真实的见解。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圣灵实际上与我们的努力反其道而行之，以此来教导我们有关他实际在圣经中所启示的。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人的努力与圣灵之间的关系。之前的内容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诠释旧约叙事的预备过程，它既涉及人的研究也涉及神的动工。圣灵让我们具备了释经的能力，释经学技巧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工具。记得这两方面的合力，我们就能更好地为诠释旧约的叙事作好预备。

研讨

正如考古学家到古迹遗址去采掘文物，我们也要进入旧约时代的古代世界，在其历史背景中探讨旧约的叙事。要回到原初的处境，我们需要考察哪些重要的问题？是否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时间旅行？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我们需要探讨两个题目：*文法-历史探讨*（*grammatico-historical investigation*）和*历史探讨的重要性*。

文法-历史探讨

“看这个广告！”我对妻子喊着说，“我们不是一直在等这个吗？明天会减价！”我妻子激动地接过报纸，“好实惠啊！”她说道，然而她的笑容很快消失了，“我们没法去了，这是上周的报纸！”她一边指着报纸上角的日期，一边说。

要认识某个文字资料，我们不光要看写在纸上的内容，还要看它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不但牵涉到语法，还牵涉到历史。不幸的是福音派信徒常常在阅读旧约叙事时未能回应这一原则。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以为它们是从天上直接掉在我们面前的。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摩西何时写了创世记似乎并不会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也似乎不在乎撒母耳记是在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才编辑成书的；是否相信列王纪写于被掳期间与历代志写于被掳结束之后，对我们来说似乎关系不大？我们常常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真相是怎样的，更不用说把这些知识结合到我们的释经当中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叙事归根到底对我们今天的意义，而不是对它们当时对那些历史久远之人的意义。”

针对这种观点，释经学的学术传统却强调圣经的历史背景，并展开以原文、历史、风俗、以及宗教信仰为导向的系统教导，这种进路在柏克夫（L. Berkhof）对释经学目的的总结中可以看出：

释经学的研究通常着眼于诠释过去的文学作品，其特定的任务在于找到消除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差异的方式，并让我们看到，只有当读者自己置身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中，才能真正达到这一目的。

福音派基督徒常常称这种释经学进路为*文法-历史方法*。

文法-历史研究的基本要素来源于改教者对中世纪教会灵意（*allegorical*）解经的抛弃。新教与中世纪天主教在解经方法的关系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早期新教解经明显的特征就是

朝着圣经的历史和文法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文艺复兴对新发现的经典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转变。随着解释这些经典著作技巧的增长，学者们抛弃了灵意解经的方式而倾向于严谨的文法和历史解经进路。

“文法-历史”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基尔（K. A. G. Keil）1788年一篇关于释经的论文，他的释经学方法可直接追溯到对他有深入影响的老师恩尼斯提（J. A. Ernesti, 1701-1781），而恩尼斯提又深受学识精深的格鲁修（H. Grotius, 1583-1645）的影响，后者是文艺复兴经典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的作法反映出有一种信念，在正统神学家中正日趋明显，即认为应该按照阅读其他古代作品一样的方式来阅读圣经。正如恩尼斯提所说的“研究圣经时应该使用与其他书一样的研究规则。”

由此带出的方法基本上有两个层面，正如“文法-历史”这一名称所反映的，文法和历史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层面。释经者需要研究词语和表述并探讨文本写成的历史处境，特别是作者的背景和目的。

几个世纪以来这一方法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改变，我们通常将历史-评鉴解经法与更保守的文法-历史解经法区别开来，前者基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人的理性高过圣经的假定，后者则坚守圣经权威性的信仰。尽管这两种方法差异巨大，但它们都认为文法和历史是诠释某段经文含义的钥匙。

历史性探讨的重要性

当我们开始研究旧约叙事时，学术界的历史方法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名正言顺地解释为何圣经需要回到原初的处境下才能得到诠释？对旧约叙事历史背景的关注基于以下三点：*圣经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圣灵通过圣经作者的有机默示*，以及*与圣经当时受众的适应性*。

圣经语言的约定俗成性

是什么使得素不相识的两人可以进行交流并彼此了解？在许多方面有效的交流依赖于共享的惯例，即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手势和表情。如果交流的人对这些符号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他们就无法交流。

例如英文中“house”这个词指“居住的地方”，而西班牙文中相同的意思用casa表达，其他语言中类似的概念用maison或Haus来表示。这些表述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特征使得它们可以代表“居住的地方”这个含义。之所以人们可以明白这些表述的含义，是因为特定语言的使用者

共同的约定。语言的这种约定惯例因着不同人，不同群体和不同时代而改变着，有效的交流正基于这些文化的约定。

旧约叙事的语言也是一样，从个别的单词到整个文学风格基本上都具有约定性。圣经作者与其听众共享的前提成为引导我们明白圣经所言的路标。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们甚至无法翻译圣经，更不用说解释圣经了。圣经语言的约定性迫使我们要去研究旧约叙事的古代世界。

圣灵通过圣经作者的有机默示

针对以上的观点，不免有人会问：圣经作为神的默示，难道不能超越这些文化因素吗？这个问题将带出第二个我们关注圣经古代世界的原因：有机默示的原则，即神在默示圣经时借助了人类作者的个性和写作取向。华菲德（B. B. Warfield）这样解释这一原则：

圣经的各卷不是在某些神迹中突然产生的，像俗语所说的，从天而降；而是像历史中所有其他著作一样，是长时期过程中许多因素合力的最终成果...考察各卷书作者所经历的预备我们会发现，这包含了他们身、心、灵的预备，贯穿了他们一生之久，并且这预备的源头必是从他们远祖时就开始了。如此的预备所成就的就是在恰当的时间让恰当的人出现在恰当的地方，并且这些作者恰好具备恰当的恩赐、感动和见识可以写下那些神预先让他们去完成的书卷。

正如华菲德所指出的，神掌管着历史的每个细节使得圣经可以通过被精准预备的人类作者写下来。因此这些作者的个性，观点和目的在默示圣经时没有被绕过，而是被圣灵使用，形成了圣经的文字。

默示的有机性解释了旧约许多看似矛盾之处。比如在列王纪中玛拿西是导致犹太亡国的罪魁祸首（王下21:10-16），然而在历代志中他却成了悔改和被神挽回的典范（代下33:10-17）。然而这些差异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只不过是不同作者的不同写作目的而形成的。列王纪写于被掳期间，因此作者侧重于强调玛拿西的罪，以此来解释为何犹太被掳巴比伦的原因（王下21:12-17）；历代志写于被掳回归时期，要表明悔改和祷告对被掳回归的群体得到神完全的赦免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有机默示的观点是我们关注旧约叙事原初处境的又一个理由。圣经的启示通过人类作者被赐下，而这些作者的处境、关切点和目的使每段叙事都具备了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如果不能回到原初的历史处境中，我们就切断了准确理解经文的纽带。

适应于圣经当时的受众

探讨旧约圣经所处的时代还包括了启示要适应于古代受众这一点。这一原则让我们看到神通过他子民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向他们启示自己，这原则也是新教长期所秉承的。很多旧约经文的形式体现了这种适应原则，比如申命记与当时人们熟知的古代中东条约协定有许多相似处，如果神以现代商业合同或是计算机软盘的形式赐给以色列人这一启示，那实在不能向他们启示任何信息，完全脱离了他们的实际。

有些旧约书卷更侧重于特定的受众，列王纪的原初处境相当特殊，如果我们要理解这本书就要遵从这一适应原则。与之对比，约伯记讨论了罪恶与苦难的主题，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这卷书所很可能针对的是一个更广泛的受众。

圣经各卷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它们原初的领受者相适应，注意到它所古代世界，我们就会更完整地认识这些书卷。

我们看到文法-历史解经法让释经者关注原初的历史处境。由于当时文本所用语言的约定俗成性，默示的有机性，以及对原初受众的适应，释经采用这一进路是极其必要的。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内容，在这里我们只是要意识到我们对文本、作者和原初受众了解得越多，就越具备深入研究旧约叙事的条件。

应用

我们研究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旧约叙事的应用。在释经的这一方面我们关注于经文如何影响今天的人。我们从圣经的古代世界四处采集了信息之后，要把它们带入到我们当代的生活中。为了引入这一释经过程，我们需要考虑应用的挑战，应用的障碍，以及应用中的切身相关性和距离。

应用的挑战

孩童时威尔斯（H. G. Wells）的*时间机器*这本书令我痴迷，我当时常想如果自己回到从前将发生怎样的情况？事情会如何不同？伴随这种着迷的是长久的恐惧，我担心自己如果不能从过去回到现在将怎么样？如果我陷在过去回不来，我又该如何度过余生？

在许多方面这也类似于对旧约叙事研究我们要自问的问题。回到这些故事的古代世界或许是令人向往的，但如果我们因此却不能回到自己的时代，那它还有什么益处呢？可见我们该立志回到现今的世界，将我们所学到的应用出来。

福音派基督徒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注重圣经的应用，在非正式的研经层面也许确实如此，但目前释经学的正式研究却过于注重古代世界，以致于几乎忽略了旧约叙事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一些释经者对应用有些许兴趣，然而对如何应用的讨论在学术历史上根本未曾占据过什么显著的位置。

对应用的忽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神学研究常常把释经简化为一个学术训练，只是研究旧约叙事却对圣灵改变人的工作没有敏锐的关注，这种作法会将圣经变成古代历史的文物。初学释经学的学生常会犯这个毛病，他们只关注技术性的层面，并以这种研究取代了个人与神的相遇。

忽略应用还会导致贫乏的教导和讲道。许多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人，在证道中把时间主要花在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原文的字词研究，以及经文原初意义的传达上，这些都很重要，但却不能因此忽略了应用。有些人回应说“解经是我最擅长的，我相信圣灵会带领信徒应用神的话。”然而忽略将应用明确阐释出来，会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它将导致信徒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中营养不良，让他们极难发现旧约叙事与他们的生活有任何关联。这种作法徒有正统之名，实际上在很多福音派教会中造成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近几十年来，福音派的释经者已对这种讲求学术的释经学提出了挑战，带来这种挑战的主要是近期的一些释经学观念，它们强调古代的文本与当代读者之间应当形成紧密的关联。

紧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思路，迦达莫（Hans Georg Gadamer）在表达这一观点方面最为突出。虽然他的许多观点我不能赞同，但是迦达莫指出理解一个文本总是涉及两个世界的相遇：一个是文本的古代世界，另一个是读者的当代世界，却是很有道理的。既然释经者总是与现今及过去的交流相联系的，因此忽略任何一个世界都会扭曲甚至完全无法达到准确的理解。

为了回应这一挑战，福音派基督徒已开始明确认识到，我们不但要关注圣经的原初意义，也要关注它在当代世界的应用，最近的一些福音派著作已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其中尼达（E. A. Nida）、米寇森（A. B. Mickelsen）、沃克勒（H. A. Virkler）、凯瑟（W. Kaiser）的著作相比以往的释经书，对于应用都有更多的关注，提瑟顿在总结释经学目标时也提出了这一转变，他说，“圣经释经学的目标在于带出释经者与经文之间活泼而有意义的相交，从而让释经者对现实观念得以重塑和扩展。”简而言之，当代释经学的任务不仅要带读者进入到圣经的世界，也要努力

将圣经带进读者的世界。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诠释不仅是为着熟悉原初的作者、文本和受众，还应当应用圣经的教导来改变当下的世界。

应用的障碍

虽然释经者越来越关注于应用，一系列的障碍却阻拦着我们将这一关注扩展至旧约叙事。或许我们所面对的最大困难在于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自己与旧约叙事之间的历史距离。我们对福音书和新约书信都有自然、亲切的感受，甚至对诗篇和箴言也是如此，但旧约叙事往往看起来会让人感觉很奇怪。

阅读旧约叙事好像出访外国，所面对的人们讲着另一种语言，他们的习俗令人不解。这些故事的文学形式常常让人感觉很陌生。以斯帖记像一个短篇小说，撒母耳记和列王纪按当代标准评价是缺乏一致性的。不但如此，许多旧约叙事很可能会触及我们的敏感神经。当看到所罗门除掉王室中的政治对手时（王上2:13-46），有谁不会至少表现出些许的质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接受神下令杀死那些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书6:17, 24；8:24-26）。因此当我们读到许多旧约叙事时，常有一种似乎与外国人交流的感觉。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必须认定旧约叙事与今天的教会是有切实联系的，神命定他的启示要代代相传，正如在毁灭所多玛之前，神告诉亚伯拉罕“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创18:19，斜体为着重）。在旧约时代神没有只向那些最初聆听他话语的人启示自己，神赐下他的话语为要在未来的世代中传讲，正如我们在申命记29章29节所读到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斜体为着重）。从圣经的观点看，启示具有跨时代的要素。

旧约作者非常强调曾经启示在当代的应用。列王纪作者把申命记的神学观点应用到他所在的年代，但以理反复思想着耶利米有关七十年的预言（耶25:1；29:10；但9:2-22），历代志的作者广泛地取材于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对耶利米的著述也进行了参考（代下36:21），尼希米非常关切申命记30章与他的事工的相关性（尼1:8-9）。贯穿旧约的始终，圣经中的人物对曾经启示的关注显然超越了那种对文物研究的兴趣，而是将历史久远时代的启示有效地应用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中。

类似地，新约对旧约的引用不少于320次之多，暗引就更多了。这种对旧约的依赖表明当代性应用的重要性。耶稣将他全部的事工都建基于一个使命，即要将旧约圣经应用到他所在的时

代中，他不懈地为旧约中神的心意和其应用性争辩。与之类似，保罗教导提摩太旧约圣经是赐给所有信徒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保罗还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把旧约当成与今天无关的历史文物是与圣经本身对待旧约的方式相矛盾的。因此我们要努力认识这些经文是如何指向当今时代的。

应用中的相关性和距离感

当我们诠释旧约叙事时，应该时常记得我们不是直接在聆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是旁听了讲给别人听的叙事。这一事实带来了某种张力，让我们在这些叙事的时代相关性和历史距离之间摇摆不定。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至10节中所说的就反映出这种张力。在这一章的前几节中保罗提到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关于以色列民旷野漂流的几件事：米利巴的争闹，拜偶像，行奸淫，以及火蛇之灾。重述这些事件之后保罗补充道“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10:11）。保罗的评论突出了应用旧约时的张力，他论证说这些叙事可应用在哥林多的基督徒身上，但却不是直接地。保罗毫不含糊地肯定旧约叙事与哥林多的基督徒是相关的，他坚持说“这些事是为我们写的，”他对这一点的强调再明显不过了，旷野的悲剧对这些一千多年之后的基督徒读者蕴含着与其相关的信息。

即使如此，保罗按照哥林多信徒的光景，展现了这些旧约经文的可应用性。这些叙事不仅是“为着我们”，它的可应用性表现在：“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编者注：这节经文的直译是“在我们身上，这历代发生的一切将要成就”。保罗在此有强调的意味）。保罗这样说是要哥林多信徒明白他们并没有生活在旧约的时代，他们生活在基督的受死复活之后，哥林多信徒处于救赎历史的不同位置。虽然这些旧约叙事可以被应用，哥林多信徒却不是作为原初受众来接受它们，而是作为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来领受它们。依循保罗的这种观点，我们要有意识的注意旧约叙事对我们既有切身的相关性，也有历史的距离。

相关性和距离之间的张力不总是那么明显。如果不去仔细推敲，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旧约的叙事离我们很遥远。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创47:27a）时，我们可能不觉得现在的处境与原初处境有什么差异。当我们了解一些埃及的地理和古代的生活条件后，我们的理解与原初受众的对此的认识将会非常相似。不但如此，当摩西以讽刺的口吻回答法老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出10:29），我们都能明确地知道这话的要点。我们也一样会像原初受众

那样在暗中偷笑。旧约的一些神学观点也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今天。约瑟对他弟兄的回答含义很清楚：“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50:20），我们会像原初受众一样，感受到这些话所表明的约瑟对神全能护理的确信。

然而，许多时候张力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超越初步理解的层次之后，旧约叙事的复杂性将会立即突显出来。比如，列王纪这卷书当初是为着让被掳的以色列人持守盼望，而现今我们该如何将它应用在那些从来没有被掳到外国的美国基督徒身上？申命记当初是写给要进入迦南地争战的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将它应用在那些身处国际政治漩涡的基督徒身上？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弗6:12），按照这种认识，我们该如何理解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得胜后的欢庆？即使我们对自己所理解的原初意义有一定把握，然而将经文的意义扩展到我们当前的世界仍是困难的。我们感觉到这些叙事想要向我们表达什么，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与叙事时空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旧约叙事的应用涉及到从古代世界跨越到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中间的鸿沟是我们力图征服的。在这历史鸿沟的一边，我们细致地研究圣经，尽最大可能回到原初处境中去了解旧约的叙事；在另一边，我们明了自身的处境，把握今天对神话语的需要和应用的条件。有时我们发现跨越这一鸿沟是很容易的，然而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发现这是极其困难的。

要完成释经的任务，我们一定要重视经文在今天的应用。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如何有效地应用旧约叙事的一系列方法。

结论

本章开始时，我们将旧约叙事的释经比喻为考古学采掘的工作，前者与后者一样，也需要经历预备、现场工作、将所发现的带回家的三个步骤。依循这一比喻，我们将旧约叙事的研究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从第一到第四章，我们将探讨圣灵如何预备我们来阅读旧约叙事；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我们将学习如何在古代的处境中探索旧约叙事；最后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将探讨把旧约叙事应用于当代生活的方法。对这三个领域的细致审视，将会让我们对旧约叙事有更深入的理解。

复习问题

1. 定义释经学。列出本书所采用的三个释经过程？
2. 在释经预备中，讨论依靠圣灵和人的努力这两者各自的重要性。它们又是如何互相依赖的？
3. 为什么传统的福音派释经学被称为“文法-历史”解经法？为什么这种方法对于释经的可靠性非常关键？
4. 重视学术的释经者为何常常忽略应用？将旧约叙事应用于当代世界时，会涉及到哪些基本问题？

应用练习

1. 泛读两本有关释经学的书，列出作者在释经学预备方面考虑了哪些因素，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你会如何扩展这一清单？为什么？
2. 迅速列出你认为在解释巴别塔叙事（创11:1-9）时应考虑的十个问题。回顾你的问题并将它们划分为“古代世界”和“当代世界”两部分，观察你倾向于强调哪一部分？为什么？你如何可以在古代世界和当代世界之间更平衡地分配你的问题？
3. 读三本关于创世记 12 章 10 至 20 节的注释书，并回答以下问题：这些注释主要是关注古代世界还是当代世界？释经者核心的关注点是如何确定了他对这段经文的认识？你还可以提出哪些问题来扩展释经的范围？